

## 舌尖上的记忆

在我小时候，“爆米花”可算得上是一种时兴的老少咸宜的闲食。能上那白花花的、香喷喷、甜津津的“爆米花”，就好像现在的孩子们品尝冰淇淋一样，是一件令人格外高兴的事。

那时，走街串巷的爆米花机是一种转炉式爆锅。这个笨重的、黑乎乎的家伙，具体是什么年代，由谁发明的，至今我仍无从知晓。但那时感到它很亲切，意味着人多、热闹，不光好玩，还好吃哩。

爆米花的小摊子生意可好哩，顾客常常得排队等候大半天。曾记得儿时的我站在一旁，看着爆米花的老大爷将满满一碗白米缓缓倒入乌黑的爆锅，然后从一个小瓶儿里倒出些许亮晶晶的小粒子，放入锅中，当时不知是何物，却学着大人的样子大胆地添上一句“要多放些呀！”现在想来，应该是糖精。接着，老大爷将锅盖拧紧，把它架在炭炉上，便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手来回地拉动着风箱，一手握着爆锅的把柄不停地摇动，“咣当咣当”地劳作起来。火炉不断地爆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那浑身乌黑的家伙在火上不停地打着滚儿，我想象着那白花花的米粒在爆锅中会似孙悟空在火焰山上翻筋斗。火舌不断舔着旋转的爆锅，也映着摇锅人的脸。脸是黑的，手是黑的，所用的风箱、破旧的黑麻袋也似从煤堆中扒出来的一般，只有转锅中的米是白的，爆出的米花是白花花的。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幸福的。我最爱捂住耳朵听“嘣”的一声闷响，最爱看着那一股夹杂焦香味的黑烟渐渐散去。“嘣”响的同时，米花一下子从打开的锅盖口乖乖地涌入了麻袋里，周围小伙伴们都会兴奋地尖叫，这也是一锅爆米花时间里最开心的时刻。一阵烟雾过后，黄豆大小的米花从麻袋中尽数倒入了自己撑开的袋子，米花儿越来越多，直至撑得鼓鼓的，发出珍珠般润莹的光泽和温热的香气。我迫不及待地抓了一把胖乎乎的米花，放在嘴里大口地咀嚼着，足足地过了一把瘾后便眉开眼笑地提着袋子，犹如获得“战利品”似的，撒腿跑回家去“庆功”。

那时候，小裤兜里装满“爆米花”去上学，那这个同学的脸上一定是喜滋滋的，脚步也一定是轻盈盈的。课间休息，瞧见他贪吃的模样，小伙伴们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无非是想多得到一点点施舍。

那时也有爆年糕片、玉米粒或黄豆的，但爆出来不如大米的酥脆，其中夹杂了些许嚼不烂的渣子。

如今的街上，美国的玉米花儿唱起了主角。旋转的机器不断涌出飘着阵阵醉人的浓郁奶油香。玉米花儿虽卫生、好吃，但入口后却有一种香甜得发腻的感觉。

不知何时，“爆米花”渐渐远离了我的生活，也不知何时，听说“爆米花”里含铅，会危害人体的神经、造血和消化等系统。于是，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年，再也没有品尝过“爆米花”的滋味了。只是“爆米花”留给我童年的情结挥之不去，如同戴望舒对雨巷的怀念，徐志摩对康桥的牵挂，在我的情感深处，始终充满着对“爆米花”的留恋，留恋清风之中扑鼻飘来的那股浓浓的米谷香味。也许这也是人们对寻求返璞归“真”的执著吧！

## 隔代亲

我的孙子豆豆，今年刚满8岁，读小学三年级。他受家庭文化环境的影响，从小就喜欢阅读、听评书。《水浒传》108将的姓名和绰号，他滚瓜烂熟；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是他的所爱，不仅能讲述书中一大段一大段的故事，还能够对主要人物进行对比评析，用自己眼光列出武力前十和智力前十的人物。

看到豆豆如此爱好传统文化，作为一名退了休的语文老师，我自然满心欢喜，但是总感到在中国传统戏曲方面，他还亟待补课。我本人是个戏迷，早就想寻个合适的机会带他去看京剧，只不过如今戏曲舞台较清淡，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演出带他去看。

机会终于等来了。3D全景声京剧

## 我带孙子看京剧

文 / 陈泽锋

电影《曹操与杨修》在全国上映，这样的好事怎能错过？于是我带着豆豆进了影院。说实话，偌大一个场子观众不满30人，老年人又占了一大半。像豆豆这么大的小孩还真是独一无二！我有点担忧，害怕他坐不住半途而溜。

电影开场，银幕上出现了草船借箭、火烧赤壁，曹操的船队和水军大寨化为灰烬的浩大场面。与此同时，伴随着“嗖嗖”的射箭声，一支支飞矢面向观众射过来。如此精彩的画面，一下子抓住了观众，豆豆也不例外。接着大幕拉开，锣鼓声起，京剧的元素逐渐加大，尚长荣扮演的曹操登场亮相，他来到郭嘉的墓前祭奠、反思，而后言兴朋扮演的杨修也来到郭嘉墓前。一个是“大花脸”，一个是“白面书生”，加上其他角色的

穿着打扮，言谈说白，表演动作，都各有特色，头一回看京戏的小孙子被吸引住了，小家伙全神贯注双目一眨也不眨。

这出戏的高潮，是“鸡肋事件”导致杨修最终被诛。此刻，尚长荣、言兴朋两位大师动听的演唱、精彩的对白、出神入化的做功，让观众无不尽心叫好，豆豆也看得越加投入。直到剧终，还依依不舍。

走出影院，我顺水推舟给他讲解京剧表演艺术的“唱念做打”，京剧行当的“生末净旦丑”等最基础的常识。豆豆连连点头，多少懂了一些。

衷心感谢上海京剧院的艺术家们为我们送来的艺术瑰宝，也希望有更多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能够带领孙辈进入剧场影院，观看演出。

## 快人快语

那日到同事王老伯家拜访作客时，见他一门心思玩手机，以至于我走到他身边也浑然不知。见我到来，他老伴如遇“救星”抱怨道：“阿拉屋里厢老头子，以前勿会白相手机倒好，现在会白相，就一天到晚在屋里白相手机，连家务也懒得做，更别说出散步健身、走亲访友了，阿拉跟伊讲讲，伊还沉迷勿悟，歪理十八条，想想真让人伤心！”

闻此，我不由感慨颇多。由此想到，如今一提起“低头族”三个字，人们往往会想到这是众多年轻人热衷玩手机的真实生活写照。其实，据我调查观察，随着不少老年人渐渐熟悉掌握了手机的使用功能，他（她）们已不再满足于自己以前的打电话、发短信等简单方式了，而是或钟情于手机游戏玩个不停，或是下载一些热门电影电视剧看个不停。如此久坐不动，既影响老夫老妻恩爱团结，又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弊端多多。

其实老年人从手机中解脱出来，把兴趣爱好转移到其他方面，比如养花弄草，读书看报，健身运动，打牌娱乐等，岂不是更好、更有意义？

一言以蔽之，晚年生活丰富多彩，何必痴迷手机一家？

## 沉迷手机要不得

文 / 彭小华



《荷塘清趣》（水墨画）刘清华（67岁）作

## 在现场

直到六十岁，我才知道我还在婴儿时期，就因家贫而被送入领养，才知道几十年来给我养育之恩的阿爸阿妈并非我亲生父母，才知道我还有一个二哥，几十年来一直在追寻我的下落……

那是退休前几天，我收到上海市公安局的信函，说是“有一姓孔的先生来信请求市局帮助他寻找在一九四九年前被送入领养的第五弟，而你的情况与其提供的信息相似……”并留下了对方地址和电话。

读完信函我惊讶不已，心潮久难平静，我与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后，匆匆赶到市局，在接待室里，我查阅到了求助信，写信人称家中共有五兄弟，他排行老二（我且称二哥）。

当时，全家人住在上海的一个弄堂里。父亲在如皋打工，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替人家缝补浆洗艰难度日，生下第五个孩子阿龙后不久，父亲在外地遭劫失联，母亲面对家中困境，无奈将阿龙送入领养。半年后父亲靠着乞讨回到家中，母亲只得骗他说孩子夭折了。

举家回到故乡广东佛山后，二哥一直想着上海的第五弟。1957年后，二哥有了工作，才凑了路费，回到了上海。由于第五弟送入领养的事鲜为人知而无从询问，几天后，他只能带着满腹遗憾返回了故乡。但二哥始终没有放弃，在其后的近40年间，他每隔两三年都会

## 难以割舍的手足情

文 / 徐金发

回一次上海，打听五弟的下落。其间，母亲怀着对阿龙的深深眷恋离开了人间，不久，父亲也带着对阿龙幼年夭折的内疚离世而去。

两鬓如霜的二哥在退休后又固执地来到了上海，竟意外地在那条留下童年足迹的弄堂前与儿时的小伙伴并观龙巧遇了。几十年不见，虽然大家都老了，但音容犹在。一番寒暄以后，二哥又扯到五弟被人领养的往事，不料并观龙讲，这件事他知道，还说他姐姐知道得更详细。原来当年正是母亲托并观龙的姐姐并久霞去物色领养人，而并久霞的妯娌方银珠为我母亲介绍了自己熟悉的小姐妹来认领这个螟蛉之子。由于市政建设及动迁，现在连方银珠也不知道当年领养人身处何方。至此，二哥只好向上海市公安局发出了这封求助信。

读完了求助信，根据信上提供的信息，我匆匆拜访了并久霞，从她那里我得知了当年阿龙被送入领养的全过程。可是我在想，父母均已作古，亲属早已失联，谁来证明我就是当年的阿龙？在并久霞的指点下，我在梅陇新村见到了卧病在床的方银珠老人，她似乎早知道我会上门，招呼我并一直注视着我，我也凝视着她，总感觉老人很面熟，许久，我似乎想起来了：您是不是小方阿姨？老人笑了，我恍然大悟，

眼前的老人就是当年常来我家的小方阿姨，是阿妈要好的小姊妹，阿爸阿妈去世后几近断了联系，想不到失联多年后竟在小方阿姨家中重逢，小方阿姨明明白白告诉我，你就是阿龙……

回家后，我随即给二哥写信，并告知他：我就是阿龙。对方很快来了回信，字里行间都能感觉到他欣喜若狂。他在信中回忆自己十一岁时背着才五个月大的阿龙沿街讨菜皮的辛酸，追述了当年他紧抱襁褓中的五弟拒绝被抱走时的恸哭，诉说母亲的多年悲哀及父亲的墙隅垂泪，更使他难忘的是阿龙被抱走时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木讷神态，以致二哥曾怀疑过我是否还活在世上……

几天后，我们全部健在却互不相识的五兄弟及家人在上海相会了。并观龙被请来了，小方阿姨的儿子媳妇也来了。此刻，二哥时而忘情地高歌相庆，时而对前来看热闹的邻近包厢的客人声泪俱下地诉说着我们悲欢离合的故事，无人不为之动容。

这一年，二哥七十一岁，离我被送入领养的时候已经六十年了。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